



我们在一起的那些美好点滴

■ 电子系 电物8 | 黄步雨

1988年9月，清华大学迎来了新的一届莘莘学子，他们中间有这么25位（20位男同胞、5位女同胞）因为缘分聚在了一起，组成了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电物八班。今年是他们本科毕业20周年纪念，秉承清华踏实严谨的作风，他们在各行各业、全球各地都小有所成。回顾他们在清华的学习时光，心头涌起说不尽的温馨和感激。清华的人文环境及清华的可敬老师教育和影响了他们。值此毕业20周年，与大家共享清华学习生涯的点滴趣事，也希望本文的主要读者——电物八班的另一半以及电物八班二代，能够透过此文了解自己的另一半或自己的爸爸妈妈、叔叔伯伯阿姨等当年的大学生活。

八食堂的水饺

初入清华时，我们班男生住10号楼，女生住5号楼，八食堂就在10号楼后面，而七食堂就在5号楼旁边。报到时，每个人领到28斤饭票，因为不知道还可以自己去买饭票，所以每天大家都省吃俭用，希望能坚持到一个月领饭票的时间。每天中午和晚上，食堂里排队最长的就是买水饺的队伍。一毛二分钱一两，每顿四两足矣，一共四毛八分钱，便宜吧！后来物价一再飞涨，一毛二分钱一两的水饺再也买不到了，只能成为我们的美好回忆。

换粮票

随着国家的经济和粮食形势都有好转，每个大学生的粮油补贴也从每月的28斤涨到了36斤。正常情况下，我们每月30斤就已足够，这样每个人手头就都有一些剩余的北京粮油票，还有来校报到时家里想方设法给准备的全国粮票。一些有经济头脑的小商贩看到商机，就用跑表、计算器、5寸磁盘等小文具换大学生的多余粮票。

那时候，大家换得最多的就数运动跑表了，基本达到了人手一个，用带子挂在胸前，很是时尚。没事的时候就比赛看连续两次掐表准用的间隔时间最少，往往一玩就能玩上几十分钟。班里雷钧、吴绪民几个往往是记录保持者，尤其是雷钧，只用0.5秒，然后笑呵呵地看着别人怎么也玩不出那么小的秒数。

自行车

进入清华园，第一印象就是清华真大！第二印象就是清华学生基本人手一辆自行车。所以进清华不久，我们就到西南门外的蓝旗营旧车市场买了二手自行车。二手自行车有它的特点，比如铃铛、刹车不灵等等，所以清华一景就是你在路上正常骑车，突然背后有人大喊：“没闸！”于是大家纷纷躲避。

清华的路面，东面比西面高，尤其体现在三教后面“大学生之家”南北通道的交叉口，下坡路并转弯

口。冬天下雪或路面结冰以后，经常一拨一拨的自行车倒在地上。只要一辆车倒地，其他同学躲闪不及就会纷纷追尾。然后大家爬起来相视一笑，继续赶往下面的课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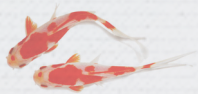
有了自行车，大家的活动半径也大了。周末时相约骑车游香山或到北大、人大、交大、北师大参加同学聚会，更有甚者，还骑到火车站、天安门、西单、王府井。

自行车不可避免会遇上点小毛病，于是同学中就有很多人自己动手修车。班里蒋晖、张起亮、肖建涛、黄步雨、杨晓继等都是修车的高手，小到补胎、换闸，大到平轮、换弹珠，甚至把两辆性能不佳的自行车拼成一辆好点的自行车，我们都能自己动手，丰衣足食。想想当年，真的很环保，很绿色。

讲座

清华除了校园大、自行车多，接下来就是讲座多、舞会多。一到周末，校园里十字路口以及每个食堂门口的广告牌上，都会贴满讲座和食堂周末舞会的广告。

大一时，大家血气方刚，精力充沛，除了上课以外，校园里的各种讲座就是我们绝佳的去处。记忆里最深的就是虹云、傅成利主楼后厅的讲座。当时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《午间半小时》是大家午休时的最爱，虹云、傅成利就是《午间半小时》的节目主持人。具体当天



的讲座内容如何已记不大清了，只记得讲座结束后，有同学递纸条提问时，尊称虹云、傅成利为“您们二位”，当时虹云、傅成利回答说，可以讲“您”，也可以讲“你们”，但没有“您们”一说。

VOA

大学里，大家对国家大事、国际形势都很关心。当时大家追听的是美国之音 VOA，然而由于当时的收音机质量不佳，信号不强，所以大家各出奇招。还记得肖建涛从窗台引天线到自己床头；金峰用鳄鱼夹夹住金属床架以加强接收信号；吴绪民做了球形天线；叶涛也做了方形天线以加强信号。

拍电影

大学五年，唯一一次参加电影拍摄是大一下学期。当时电子工程系 88 级的所有同学都参与了，按剧本要求，同学们一部分扮演五四文学青年，一部分扮演国民党伪军，还有一部分是群众演员。

当天的剧情是国民党伪军用高压水龙头冲散集会人群，群众和文学青年夺过水龙头反过来对着伪军，还有群众夺过伪军手中的棍棒（海绵的）与之对打。结果拍摄结束时，还真有几个同学头上被打破，血流满面的。回头看看，我们同学还真投入真敬业！

一教的录像

清华的一教是电子阶梯教室，学生时代每天下午，一教都会放映英文影视片，比如《音乐之声》、《西点军校》等，这里也是我们初步接受外来文化熏陶的地方。

金工实习

大二暑假时我们进行了第一次电工实习，任务是每个人自己焊接并调试一台收音机。这次实习激发了大家的动手热情，于是乎，很多同学开始联系实习机会。有去机械厂学车床、铸工的，有去试验室帮着绘图、焊接、调试的。当然这中间班主任严樟根老师的穿针引线起了很大的作用。

香山红叶

每年的春季和秋季，我们都会登香山。尤其是秋天，大家香山游玩时都会收集许多红叶，附上思念和勉励的话语，一封封鸿雁飞往全国乃至全球各地。

承办舞会

大二时，为了筹集班费，我们班决定在七食堂承办一次周末舞会。大家分工合作，还特地邀请了学校里小有名气的“独步”乐队。为了吸引人气，还推出奖励政策，凡是 6 点半入场的女生免费。只记得当晚大家光顾着忙活了，都没机会自己跳跳。整场舞会下来，还真净挣了数百元。

625 牌室

625 宿舍因为有三个烟民：雷钧，杜晓航，曾志国，所以其他宿舍的烟民也都被吸引过去。烟民聚多了，当然打牌就方便了。当时每个宿舍 6 个人，每个宿舍都能凑成牌桌，但只有 625 能坚持每晚来一局。当然不是说 625 沉迷于牌桌，他们每晚也是外出自习到 9 点钟，然后才回宿舍，赶在 10 点钟熄灯

之前来上一局。

友谊宿舍

友谊宿舍是大学生活的一大特色。清华特点就是女生很少，我们班的女生很快就被高年级的研究生班抢先与之结成友谊宿舍了。好处就是，女生很快学会了交际舞，于是在班级活动中承担了男生交际舞的教练工作。

我们男生也不甘其后。首先是 623 的兄弟们很快在北大（其实是协和医大，不过她们当时在北大上基础课）找到了友谊宿舍，着实让 624、625 的兄弟们羡慕了一把，于是每个宿舍都开始把找友谊宿舍提上了议事日程。记得我们 624 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找了一友谊宿舍，但也只搞过一次联谊活动。也许因为当时的通讯条件太差，每个学生楼才只有一部固定电话，彼此也就渐渐没了来往。兄弟们基本保持单身状态直到清华毕业。

体育锻炼

“同学们，走出教室，走出宿舍，去参加体育锻炼，争取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！”每天下午四点，激扬的《运动员进行曲》就会响彻清华校园。这时候大家或打球，或踢球，或跑步。住 10 号楼时，金峰经常带着我们去东区运动馆的观众看台，沿看台的台阶从下往上跑。别说，练习爬看台对提高短跑速度还真有效。

后来我们搬到了清华园最北面的 26 号楼。于是我们经常从 26 号楼出发，跳过清华北墙，沿河直到北面的铁路桥，再向西到圆明园，从长年关闭的东门跳入，最后从圆



明园的东门跑出，跑回清华。这条路线跑得最多的当数肖建涛了，有时金峰、黄步雨也会参与。

百年校庆时回母校，又听到熟悉的广播，倍感亲切。很多人在参加工作之后，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渐渐放弃了锻炼的好习惯。“争取为祖国健康地工作五十年”，确实挑战很大呀！

可敬的老师

清华五年，除了同窗之谊，对我们影响最大的当数可敬可爱的老师了。

班主任严樟根老师，像大哥哥一样照顾我们，认真负责，苦口婆心告诫我们大是大非。

还有教科技英语的陈丕谨老师，竟然懂七国语言，着实令人敬佩。

给大家印象最深的还是上基础课的几位老师。教高等数学的张元德老师、教线性代数的居余马老师都是功底深厚，讲课又十分认真。张老师不拘小节，记得一次上课时裤腿上还夹着衣服夹子，大概是怕骑车时把裤腿弄脏了，结果上课时忘了取下来。居余马老师上线性代

数课只带一支粉笔，但公式能从黑板左边写到黑板右边。可惜线性代数只上了一半就停课了，后来夏天补课的时候只能草草讲过，回头看来真是可惜。

陈长彦老师讲固体物理，花了很多时间讲晶体结构，布拉格、布里渊区什么的，于是得了个“格子”的称呼。陈老师耳朵不太好，听人说话时得借助听器，把听筒一伸过来，像记者采访似的。

查良镇老师讲表面分析，一张国字脸给人印象深刻。后来看到金庸（原名查良庸）的照片总觉得以前见过，没准他们还真就是一家。

陆家和老师是真空教研组的老教师了，1949年毕业，为人和蔼，上上下下尊称“陆先生”。真空教研组的绝活是检漏，用的是当时直径最大的四极质谱仪。现在真空、电物和光电合并在一起了，也不知这些宝贝还在不在。

电动力学是乐光启老师教的。乐老师花白头发，上课很有派。后来考试的时候加了个 trick，没考静电场却考了个电流场，打得我们措手不及，现在想来其实原理都一样。

量子力学老师沈学英，个子高高大大，是当时少有的海归老师。记得是UCLA的硕士，UCR的博士。沈老师用英语授课量子力学，更增加了量子力学的理解难度。

当时的课，低年级上的都是大课，年级越高课堂人数越少。大一的高数、线代、普物等都是八个班一起上，经常是在二教、三教最大的教室，好像还在阶梯教室上过课。于是占座就成了一道风景，经常是以宿舍为单位，还有以班为单位的。常常是到了教室，人没有几个，座位却已经没有了，满教室作业本。

从大二起，我们的课开始和后四个班一起上，再后来是光电、电物两个班上，再往后就是一个班自己上。而大五那一年，有些课成了教研组里的课，只有几个本科生和一些研究生一起上了，相当于国外研究生一年的课。记得的有范崇澄老师的导波光学和陈戈林老师的微波声学。范老师上课极有派，他身材高大，气宇轩昂，声如洪钟，经常讲些书本外的东西。他英语很好，人极聪明也极用功。他在十一区四楼有个几尺见方的小房间，里面只有一张桌子，经常能看到他在那里冥思苦想。后来范老师成了OFC Fellow，还做过OFC的Plenary talk，令人钦佩。范老师在系里被称为“小范”，是因为系里还有个“大范”。“大范”、“小范”是亲兄弟。范老师的师表风范被电子系学生广为崇拜。到今天电物已经没了自己的名号，和后来的师弟们说起电物，人家都是一头雾水，可是只要一说“范老师那儿”，就都知道了。再一说“上过范老师的课”，收到的就是羡慕的目光了。☞